

翁于安

鐵公祿

菴德山

年政事

譜錄蹟



安
祿
山
事
蹟

姚汝能纂

中
華
書
局

安祿山事蹟卷上

唐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安祿山營州雜胡種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德氏爲突厥巫。無子。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羣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廡。

時張韓公使人搜其廬。不獲。長幼並殺之。祿山爲人藏匿。得免。

怪兆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爲神。遂命名軋犖山焉。

突厥呼鬪戰神爲軋犖山。

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

史思明令僞史官稷一譏祿山墓誌云。祖諱逸偃。與此不同。

開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將軍安道賈男孝節。并波注男思順。文真。俱逃出突厥中。道賈次男貞節。爲嵐州別駕。祿山十餘歲。貞節以爲兄。孝節相攜而至。遂與祿山及思順並爲兄弟。乃冒姓安氏。名祿山。

案。郭汾陽請雪安思順表云。本姓康。亦不具本末。

長而姦賊殘忍。多智計。善揣人情。解九番語。爲番市牙郎。張守珪爲范陽節度使。祿山盜羊。姦發。追捕至。欲棒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番部而殺壯士耶。守珪奇其言貌。乃釋之。留軍前驅使。遂與史思明同爲捉生將。祿山素習山川井泉。嘗以麾下三五騎。生擒契丹數十人。守珪轉奇之。遂養爲子。

以軍功加員外左騎衛將軍。充衙前討擊使。開元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奉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胡也。二十四年。祿山爲平盧將軍。討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積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元宗惜其勇銳。一作驍勇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齡又執奏請誅之。元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使臆斷祿山難制耶。竟不誅之。

元宗至蜀道。追恨不用九齡之言。遣使至曲江祭酹。其語辭刻于白石山崖壁。至建元元年十一月五日。德宗以九齡先睹未萌。追贈司徒。

二十八年。爲平盧軍兵馬使。二十九年三月九日。加特進。幽州節度使。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諂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貞。復以金帛遺其左右。利貞歸朝。盛稱祿山之美。遂授營州都督。充平盧軍節度使。知左廂兵馬使。度支營田水利陸運使。副捍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順化刺史王仁經。授以邊略。元宗始親信之。天寶元年正月六日。分平盧別爲節度。以祿山爲左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柳城郡太守。持節充平盧節度使。度支營田陸運。捍兩蕃渤海黑水等四府經略。處置平盧軍。攝御史大夫。管內採訪處置等使。二載。入朝奏對稱旨。因是元宗賞重之。加驃騎大將軍。三載三月。授范陽長史。充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平盧節度。餘如故。是月。祿山出鎮。勅中書門下三品已下正員外郎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俱于鴻臚亭子祖餞。

是時祿山奏云。去年七月。部內生紫方蟲。食禾苗。臣焚香告于天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蟲食禾

盡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誠。其蟲請使消化。啓告必應。時有羣鳥食蟲。其鳥赤頭青色。伏請宣付史館。又其時選人張昺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麥。假手爲判。中甲科。時有下第者爲薊令。以事白祿山。祿山恩寵漸盛。得見無時。具奏之。元宗乃大集登科人御華萼樓親試。并下第者一二。昺手提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元宗大怒。出吏部侍郎宋遙爲武郡太守。賜睢陽太守勅曰。辟闡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士子皆以爲戲笑焉。

四載。奚契丹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祿山方邀兩番。肆其侵掠。奚等始貳于我。

祿山又奏。臣昨討契丹。軍次北郡。夢見先朝名將李勣。李靖。于臣求食。乃令立廟。兼仙禱祈。薦奠之日。神室梁倒生芝草。一本十莖。如珊瑚盤重疊。臣當重寄。誓殄東夷。人神協從。靈芝瑞應。伏請宣付史館。以彰函贊之功。從之。祿山特恩寵。縱虛妄。以取媚于元宗。皆此類也。

五載。吏部尙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表薦祿山公眞無私。嚴正奉法。

利貞推美于前。建侯表進于後。

六載正月二十四日。加兼御史大夫。右相李林甫素與祿山交通。復屢言于元宗。由是特加寵遇。

元宗初卽位。用郭元振。薛翊。張嘉貞。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咸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旣陷適之。遂反其制。始請以番人爲將。以固其權。嘗奏于元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家國富強。而番之未滅者。由文吏爲將。而怯懦不勝武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服海內。卽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將。生時雄氣。少養馬上。

長習陳敵。此天性也。陛下撫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元宗大悅。首用祿山。卒爲戎首。林甫之罪也。初王鉞承恩惡于林甫。而林甫敬畏其威。事之彌謹。祿山恃恩。嘗見林甫。意而不恭。林甫欲示以威。伴以他事。命左右曰。王大夫鉞至。卽鞠躬如也。祿山不覺自失。鉞語愈怠。而祿山愈恭。自此還遞。相繼天寶十年。林甫死後。楊國忠說祿山遣嚴莊領阿布思部下降兵三十三人。告林甫與阿布思潛通。結爲父子。至十二載。詔奪林甫官爵。凡殯掩連累者五十六人。述其行事。不得不爾。

元宗春秋漸高。托祿山心膂之任。祿山每探其旨。嘗因內晏。乘歡奏云。臣番戎賤臣。受人主寵榮過甚。臣無異才。爲陛下用。願以此身爲陛下死。元宗不對。私甚憐之。因命皇太子見之。祿山見太子不拜。左右曰。何爲不拜。祿山曰。臣番人。不識朝儀。不知太子是何官。元宗曰。是儲君。朕百歲之後。傳位于太子。祿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當萬死。左右令拜。祿山乃拜。元宗尤嘉其肫誠。時貴妃太真。龍冠六宮。祿山遂請爲養兒。每對見。先拜太真。元宗問之。奏曰。番人先母而後父耳。元宗大悅。祿山恩寵寔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坐。詔楊氏秦。韓。韓。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動。及勦兵。聞馬嵬之事。不覺數嘆。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亦可知也。

六載。加御史大夫。封兩妻康氏。段氏。竝爲國夫人。祿山嘗令麾下將留略谷在京。伺察朝廷旨意動靜。皆竝代爲牋表。便隨所要而通之。御史中丞楊國忠。中外敬憚。每祿山登降。扶翼之。右丞相李林甫。專宰相柄。威權莫二。見祿山于政事堂。引坐與語。時屬冬寒。脫已披袍覆之。其爲承恩見重也如此。晚年益肥。腹

垂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元宗。戲之曰。朕適見卿腹。幾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元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風。嘗夜宴祿山。祿山醉臥。化一黑豬而龍首。左右遽言之。元宗曰。豬龍也。無能爲者。祿山乘驛馬詣闕。每驛中間築臺。以換馬。謂之大夫換馬臺。不然馬輒死。驛家市祿山乘馬。以五石土袋試之。能馱者高價。市馬秣飼以候。祿山羣前。更連置一小臺。以承其腹。祿山肉疾轉甚。富貴已極。每朝常經龍尾道。未嘗不南北睥睨。久而方進。卽凶逆之萌。常在心矣。祿山舊宅在道政坊。元宗以其隘陋。更于親仁坊選寬爽之地。出御庫錢。更造宅焉。

今親仁坊東南隅。元元觀卽其地也。

敕所司窮極華麗。不限財物。堂隍院宇。重複竊窕。匱而語曲。窗牖綺疏。高臺曲池。宛若天造。帷幕充牣其中。

九載。祿山獻俘入京。方命入此新宅。元宗賜銀半脫破方八角花鳥藥屏帳一具。方圓一丈七尺。金銅鉸具銀鑿鏤銀鏤二具。色絲縉一百副。夾頰羅頂額織成錦簾二領。各紫簾映羅金銅鉤分錯色絲縉。貼白檀香牀兩張。各長一丈。闊六尺。并水葱夾貼綠絲緣白平細背席二領。繡茸毛氈合銀平脫帳一具。方一丈三尺。金銅鉸具繡綾頰夾帶碧綾峻旗色絲縉百副。貼文牙牀二張。各長一丈。闊五尺。水葱夾貼席。紅錦緣。白平細背。紅異文繡。方繡褥。紫細繡牀帳。兼黃金瑤光等。竝全兩內帳設。續賜青羅金。鸞緋花鳥子女立馬雞袴袍等。屏風六合。紅瑞錦褥四領。二色綾褥八領。瑞錦席兩領。龍鬚夾貼席一。

十四領。貼文柏牀一十四張。白檀香木細繩牀一張。繡草敦子三十箇。

至於廚廩之內，亦以金銀飾其器。

又賜金平脫五斗飯甕二口。銀平脫五斗淘飯甕二。銀織成笏筐。銀織笊籬各一。金銀具食藏二。零碎之物，不可勝數。

雖宮中服御殆不及也。元宗嘗御勤政樓，于御座東閣，爲設一大金雞帳，前置一榻坐之，捲去其簾，以示榮寵。每于樓下宴會，百僚在座。祿山或撥去御簾而出。

肅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之禮。陛下寵之太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骨狀怪異，欲以此厭勝之耳。

七載六月，賜寶封三百戶，并賜鐵券，封柳城郡開國公。詔曰：用奇材者，必拔于常倫。立茂績者，亦超于彝典。驃騎大將軍兼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御史大夫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持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兼平盧節度使度支營田陸運捍兩番渤海黑水四府經略處置及平盧河北轉運并管內採訪等使上柱國柳城縣開國公安祿山河嶽誕瑞雄武生材萬里長城鎮清邊裔中權決勝暗合孫吳自授以元戎升之憲府一心之節逾亮七擒之策益章內實軍資豐財以潤國外威戎落稽顙以輸誠加以公忠必竭私誠無隱鳴之舊典宜誓山河長平之封式崇井賦可柳城郡開國公仍賜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餘如故加祿山父贈使持節魏郡諸軍事魏郡太守延偃夙稱幹略素

懷節義。仁而有勇。志已慕于韜鈴。忠以立身。名早雄于沙漠。克生令允。實負長才。蘊登壇之良謀。常弄印之榮寄。作鎮幽薊。肅清醜虜。舉無遺策。動見奇功。自葉流根。是光幹蠶之德。飾終褒美。爰申加等之贈。宜膺寵秩。用慰黃泉。范陽大都督。進封祿山爲東平郡王。制曰。寄重者位崇。勳高者禮厚。欽若古訓。抑爲舊章。開府儀同三司。兼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御史大夫。范陽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使持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營田陸運。捍兩蕃。渤海黑水四府處置。及平盧軍河北轉運。并營田採訪使。上柱國。柳城郡開國公安祿山。性合韜鈴。氣稟雄武。威聲振于絕漠。捍禦比于長城。戰必克平。智能料敵。所以擢升臺憲。仍仗旌麾。旣表勤王之誠。屢伸殄寇之略。頃者契丹負德。潛懷禍心。乃能運彼深謀。果梟渠帥。風塵攸靜。邊朔底甯。不示殊恩。孰彰茂績。疆場式遏。且殊衛霍之功。土宇斯開。宜踐韓彭之秩。可封東平郡王。仍賜寶封三百戶。餘如故。九載八月二日。又加河北道採訪處置等使。

命壽王瑀書告身。并裝金平脫函。瑞錦襪。鈿軸。令內常侍郭全羽送焉。
天長節。祿山進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爐等。命于大內殿安置。朝夕禮謁焉。

優詔褒美。兼賜祿山寶鈿鏡一面。并平脫匣。寶鈿枕。承露囊。金花盃等。亦令郭全羽送之。酬其忠孝之意也。

又進玉石天尊一鋪。請于道場所安置。元宗命置于內殿。

天尊竝侍坐真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樂童子。及師子。壁。辟邪。香爐。玉案。三十六事。

是秋祿山將入朝，乃令于溫泉爲祿山造宅。

祿山將至之日，宣賜什物米麪柴炭之屬萬計。

又賜永寧園充使院。今司天監是其地也。祿山將及戲水，楊國忠兄弟號國姊妹，迨至新豐以來會焉。飛蓋陰野，車

騎雲屯，所止之處，皆御賜膳水陸畢備。至溫泉賜浴。將上竝賜食賜錢。元宗計日幸望春宮以待。十六日，獻俘八

千人于觀風樓下，賜莊宅各一所，雜彩綾羅金銀器物及聲音口等。

龜茲一部，雞栖鼓、腰鼓、笛、簫、翳、篳篥等七人，將士亦各頒賜。賜祿山金板花大銀胡餅四，大銀魁二，并蓋

金花大銀盤四，雜色綾羅三千尺，判中殿中侍御史楊元章等三人緋衣各一對，及絹綵等。將士大將

軍楊歸順等一百九十三人衣各一副，并絹綵等。

又賜契丹生女口大小五十人，考課之日，上考祿山，又自獻金銀器物婢及駝馬等。

金寶細胡瓶二，銀平脫胡平林子二，紅羅褥子一，婢十人，細馬十四匹，打毬土生馬三十匹，駱駝十頭，骨

鞞轡三十具，并黃綾靈祿三十條，抄尾大馬纓十箇，又進鹿尾、麝鹿尾骨等。

祿山同列皆尚食供饌，其餘頒賜品味，備極水陸。元宗每食一味，稍珍美，必令賜與，中貴相望於道。

又嘗遣祿山酥、真符寶輿，并窰臺及音聲寶平牛士繖蓋，并小山花果藥雜樹，小獅子，白象各二，兼藥

食等一牙盤，令內調徐大寶宣賜祿山，以爲奇觀焉。

又賜永穆公主池亭，以爲遊宴之地。祿山既移居親仁坊，進表求降墨敕，請宰相至席宴會。是日，元宗欲

于樓下打毬。遂停打毬。命宰相赴焉。元宗每于苑中放鷹鶴。所獲鮮禽。多走馬宣令賜嘗。王鉉、楊國忠、選勝燕樂。必賜梨園教坊音樂。貴妃姊妹亦多在會中。駕幸溫泉。必令扈從。賜馬賜衣。香囊珍寶。不知紀極。祿山時染小疾。主人御醫。重疊復至。煎和湯藥。皆在禁中。先許祿山於管內上谷郡起五鎰鑄錢。時又進錢樣一千貫。又召祿山男慶緒及女婿歸養王李獻誠。祿山養兒王守忠、安忠臣等赴闕。到日竝賜衣服。玉帶錦綵等。仍令尙食供食。其冬久無雪。至十二月十四日乃雪。祿山表賀焉。元宗批答。兼口號以賜之。曰：臘月忻三白。嘉平安四鄰。預知天下稔。先爲物華春。其見重如此。十載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日。先日賜諸器物衣。太真亦厚加賞遺。

元宗賜金花大銀盆二。金花銀雙絲瓶二。金鍍銀蓋碗二。金平脫酒海一。并蓋。金平脫杓一。小瑪瑙盤二。金平脫大蓋四。次蓋四。金平脫大瑪瑙盤一。玉腰帶一。并金魚袋一。及平脫匣一。紫袖綾衣十副。內三副錦袄子。并半臂。每副四事。熟錦袖綾三十六具。太真賜金平脫裝一具。內漆半花鏡一。玉合子二。玳瑁刮舌篋耳各一。銅鑷子各一。犀角刷子梳篋一。骨骰合子三。金鍍銀合子二。金平脫合子四。碧羅帕子一。紅羅繡帕子二。紫羅枕一。氈一。金平脫鐵面枕一。并平脫鎖子一。紅羅繡帕子二。銀沙羅一。銀沙枕一。紫衣二副。內一副錦。

其日又賜陸海諸物。皆盛以金銀器竝賜焉。

所賜祿山食物香藥。皆以金銀器盛之。其器竝賜。前後又不可勝數也。

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綉子綉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歡呼動地。元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了。又綉祿山。是以歡笑。元宗就觀之。大悅。因加賞賜。貴妃賜洗兒金銀錢物。極樂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其出入。又爲河東節度。一月二日。遂加雲中太守。兼充河東節度採訪使。餘如故。

祿山奏請戶部侍郎吉溫知爾後事。大理寺張通儒爲爾後判官。雲中之事。一委吉溫。祿山甚重之。

祿山母。祖母。皆賜國夫人。男慶緒。慶恩。慶和。慶餘。慶則。慶光。慶喜。慶宗。慶祐。慶□等一十一男。皆是元宗賜名。慶宗爲衛尉少卿。慶緒爲鴻臚少卿。兼廣陽郡太守。慶宗加祕書少監。又尙榮義郡主。改太僕卿。祿山恃此。日增驕恣。嘗以曩時不拜肅宗之嫌。慮元宗年高。國中事變。遂包藏禍心。將生逆節。乃于范陽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器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番人謂健兒爲曳落河。八千餘人爲己子。及家。董校弓矢者百餘人。推以恩信。厚其所給。皆感恩竭誠。一以當百。又畜單于獲真大馬。習戰鬪者數萬匹。牛羊五萬餘頭。總三道以節制。

天寶元年。除平盧節度使。三年。兼范陽節度使。十年。兼河東節度使。

刑賞在己。于是張通儒。李延望。平列季。史魚。獨孤問俗等在幕下。高尙掌奏記。嚴莊主簿書。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延玠。向潤容。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合珣。熊元皓。田乾真等爲將帥。潛于諸道。商胡輿販。每歲輸異方珍貨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牀。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羣胡羅拜于下。邀福。

于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羣胡子諸道潛市雜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爲逆叛之資。已八九年矣。又每歲獻俘虜牛羊駝馬，不絕于路。珍禽奇獸、珠寶異物，賈無虛月。所過郡縣，疲于遞運，人不聊生。祿山性殘忍，多姦謀，常誘勸蕃奚契丹，因會酒中置毒，鳩殺之。勳數十人，斬大首領，函以獻捷。是年秋，祿山大舉兵討奚契丹，使人謂奚曰：「今契丹背盟，我將討之，汝豈無助乎？」奚遂以驍騎二千從之。祿山使爲鄉道，行至獲真河，誓勅曰：「兵法，疾雷不及掩耳，今久雨後去，賊尙遠，若倍道趨程，賊必不虞我至，破賊必矣。」遂晝夜兼行三百餘里，契丹不爲備，至大駭亂矣。祿山使人持一繩牀，盡縛契丹，意欲生擒以歸。是時屬雨，甚弓弩盡濕，弛而不可張。大將何思德請曰：「兵誌：遠來倍道，疲頓用之力必不足，不如少憩其勢，以脅之。」不三日必降。祿山大怒，欲斬之，以令三軍。諸將請效死于先鋒，思德形貌素類祿山，契丹望見，攢槍矢而射之，須臾支解，骨肉立盡。衆咸謂殺得祿山。奚又背祿山以附契丹，併力夾攻，殺傷略相當。矢中祿山，鞏橋鞭弭俱棄，簪履亦墜，獨以麾下二十四匹騎走上山。人馬陷于坑中，男慶緒麾下將孫孝哲扶出之，又戰數十里。會夜，追騎解，遂投平盧城。虜騎將史定方領精兵三千赴之，契丹知救至，遂解圍而去。祿山方得脫，十一載三月，祿山引蕃奚步騎二十萬直入契丹，以報去秋之役。朔方節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率同羅數萬以會之。布思與祿山不協，遂擁衆歸漠北。

初，布思白節度使李暉請不行，不聽，乃掠太倉庫而去。

祿山屯兵不進，哥舒翰與祿山竝來朝。元宗使內侍高力士及貴人迎于京城東，駙馬崔思常御之。

使射生官供解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熟落河。以賜之。爲翰之故也。

翰母尉遲氏。于闐女也。祿山常以恩御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應之曰。野狐向窟。噪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同心焉。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如此。耶翰欲應之。力士曰。翰乃止。

初。思順與翰分控河隴。情甚不睦。及翰守潼關。主天下兵權。遂肆其志。以報怨。譟布與祿山潛通。僞令人遣書于關門。擒之以獻。思順與太僕卿元真竝伏誅。天下冤之。思順與祿山少狎。及思順入奏。言祿山必反。元宗以其先奏不坐。至是乃誅之。

十一月十七日。祿山遣其男范陽節度副使。鴻臚卿同正。兼廣陽太守。慶緒。獻奚契丹及同羅。阿布思等。阿不思者。九姓首領也。開元初。爲默啜所破。請降附。天寶元年。朝京師。元宗甚禮焉。布思美容貌。多材略。代爲蕃首。祿山恃寵。布思不爲之下。祿山因請爲將。共討契丹。慮其見害。乃率其部以叛。後爲回鶻所破。祿山誘其部落降之。自是祿山精兵無敵于天下。其男女一萬口。送于京師。元宗御勤政樓觀焉。以丁壯千人。遞于屬州。餘竝歸祿山。布思敗後。役于葛邏祿。葉護規毗懼。不敢受。擒之。送于北庭。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于樓下。斬之。省衛文武官往觀之。具五刑而見之。前時所獻者。蓋此部落也。

生口三千人。金銀錦罽。駝奚車布于闕下。婦人皆衣以文錦。飾以義須。盛陳列以爲壯。元宗大悅。授慶緒

安祿山事蹟卷中

十三載正月四日祿山入覲于行在。乃見于禁中。賜錦綵繒寶鉅萬。

其時肅宗視其凶逆之狀已露。言于元宗。元宗不納。肅宗恐宗廟顛覆。乃至誠祈一夢。是夜夢故內侍胡普昇等二人舁一柴輦。覆黃帕。自天而下。至于肅宗前。一素板。丹書文字甚多。所記者惟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時。上天所命。福祿不虧。

及見元宗涕泣而言曰。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節制。恩出常人。楊國忠妒嫉。欲謀害臣。臣死無日矣。

李林甫陰狹多智。見祿山。必揣知其情偽。遂畏服之。楊國忠性躁。而祿山視之蔑如也。至是國忠言其必反。奏請召之。祿山以元宗不疑。促駕朝見。以故元宗益信祿山爲忠。不信國忠之言。

九日。加祿山尙書左僕射。賜實封通前一千戶。與一子三品官。一子五品官。奴婢十房。莊宅各一所。二十四日。又加開慶苑內營田五方隴。右羣牧都使。度支營田等使。以御史中丞吉溫爲之副。溫加武部侍郎。爲之副使。

二十六日。又加兼知總監事。祿山奏前後破奚契丹部落。及討招九姓十二姓等。應立功將士。其跳蕩第一。第二功。竝請不拘。付中書門下批擬。其跳蕩功請超一資。第一功請超二資。第二功請依資進功。其告身仍望付本官爲好書寫。送赴臣軍前。制曰。可以。是超授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三千餘人。祿山歸

范陽元宗御望春亭送別。脫御服以賜之。祿山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復留之。遂疾驅出關。至淇門。順流而下。所至羣縣。船夫持牽板繩。立于岸上以待。至則牽之而行。日三四百里。三月一日。祿山將拜官也。元宗以宰相處之。命太常卿翰林學士張垚草詔。旣而楊國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爲相。恐四夷輕中國。乃止將行也。元宗命高力士送之于長樂坡。力士歸。元宗謂曰。祿山喜乎。對曰。恨不得宰相。頗快快。楊國忠曰。此張垚也。元宗大怒。黜垚瀘溪郡司馬。

初垚贊相禮儀雍容。元宗翼日謂垚曰。希烈以卿代之。垚曰。不敢。貴妃在座。遂告國忠。祿山旣至范陽。憂不自安。始決計稱兵回闕。自是或言祿山反者。元宗縛送祿山。以是道路相目。無敢言者。

奏還者告祿山反。乃囚于商州。將送之。遇祿山起兵。乃放之。

十四載五月。祿山遣副將何千年奏表陳事。以蕃將三十人以代漢將。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門下。卽日進來。便寫誥付千年。宰相楊國忠。韋見素。相謂曰。流言祿山蓄不臣之心。今又請蕃將以代漢將。其反明矣。乃請見陳事。旣見。未對。元宗先告曰。卿等疑祿山反耶。國忠等遽走階下。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國忠以祿山表函于上前而出。俄又令袁思藝宣旨。此一度姑容之。朕徐爲圖耳。國忠乃奉詔。及國忠見。無不懇論其事。國忠曰。臣畫得一計。可鎮其難。伏望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貞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弼爲河東節度使。上許之。草制未行。

或云請不以蕃將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赴闕。竝是韋見素之旨。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素曰。公出自寒微。位居衆上。特所忌疾。或疑似耳。見素曰。若公實有所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論其事。見素約以事如未諧。請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俯僂而退。見素卻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也。國忠要祿山速反。以明己之先見耳。

上遣道中使輔璆琳送甘子于范陽。私候其狀。璆琳受賂而還。固稱無他。其制遂寢。初璆琳未還之時。上引宰相對。常置白麻于座前。及還。上謂宰臣曰。祿山必無二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祿山數詐稱破奚契丹。所獲駝馬牛不可勝紀。國忠令門客蹇昂何益以求祿山陰事。圍捕命京兆尹李峴于其宅得李超。安僂。李方等皆令侍御史鄭冕之陰推劾。潛縱殺于御史臺。又貶吉溫爲澧陽長史。

溫。天官侍郎瑣之子也。按連大獄。倚法附邪。以出入人命。凡十餘年。性巧詆。忍而不忘。失意者必引而陷之。其欲膠固。雖王公大人。立可以親也。初蕭冕爲河南尹。以賊下獄。溫課竟其罪。冕爲李林甫佐之。由是特恩轉太府卿。溫後爲萬年縣丞。未幾冕拜京兆尹。時高力士權移將相。冕親附之。溫尤與之善。溫揣冕拜官必謝恩于力士。歸則先造其門。至則歡甚。冕纔至。則聞其歡笑之聲甚歡。冕問關者曰。吉七郎也。冕素懼勢。俟語畢通謁。亦以久矣。力士命引冕。溫伴若恐懼將走。力士遽曰。吉七參尹。此故人也。冕揖之。與之對坐。遂與相結。爲膠漆矣。乃引爲曹官。薦之于林甫。溫之進也。由力士。中書舍人梁陟嘗逢溫于路。低帽以避之。溫心銜之。及柳勣之獄。托勣引陟。陟竟以流死。其陰賊也如此。後與相國忠